四書湖南講

孟子湖南講二卷

錢塘楊賓寬
錢塘徐時森 錄訓
錢塘鄭尚友 錄商

離婁章句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註疏曰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魯班也師曠晉樂太師也規所以圓言物之圓者皆由規所出也矩所以方言物之方者皆由矩所出也六律陽律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也

五音宮商角徵羽也仁聞仁聲遠聞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趙註曰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流曰率循也言成王之令德準所以能平繩所以能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趙註曰言君無道術以揆度臣無法度以守職朝廷之上不信道德百工之作不信度量君子

所存之國幸小人興邪乘於亂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朱註曰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邪惡毀也

[測]通章只是要行先王仁政一箇意思文中如不以仁政不行先王之道徒善不足以為政遵先王之法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不因先王之道上無道揆下無法守上無禮下無學言則非先王之道皆只一意內故曰凡四見俱是引成語每一發論必借古先哲言以為印證中間又引詩以抽繹之孟子文章類多曲折獨此章意思既只一端言語又無多變總是要叮嚀告誡故

詞頗而不殺也。袁無日以上。是詳論爲君天之方。睽以下尊責爲臣。規矩六律。乃借來引起仁政。規是爲員的式。矩是爲方的式。不以規矩。就不能成方員了。律是截竹爲管以出聲的。凡陽律有六。五音、是宮商角徵羽。律乃有形之器。音乃無形之聲。必抵律以吹之。然後清濁高下之節可辨。若不以六律。就不能正五音了。堯舜之道。乃如天好生這等聖人。若不以仁政。就不能平治天下。今人即有仁心仁聞。未得實効者。以不行先王之仁政。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即指前意。徒法不能以自行者。法亦必待人行而不能自行。如非道弘人一例。仍責人以行先王之政也。此故曰爲第一層。既竭心思焉。他心思竭盡了。若沒箇先

法也是空用的。繼者揆續之謂以政揆續其心思政便不可勝用就仁覆冐於天下了。爲政之因先王。亦如爲高下之因丘陵川澤乃因利乘便之智也此故曰爲第二證。惟仁者單指行仁政的不帶仁心仁聞、上無道揆二句各自開說道揆是以道理爲揆度。法守是以法度爲持守。總是仁政上無道揆。朝就不信道得以意爲更張下無法守。工就不信度得以作爲淫巧。度是度數如車旗服色都有箇隆殺以辨等威。四民單指工言者惟工之制器能亂成規也。朝不信道君子遂犯了義工不信度小人遂犯了刑上無禮。卽上無道揆朝不信道下無學。卽下無法守工不信度賊民興。卽犯義犯刑乃約其詞以證上文者此故

口節第三節事君無義進退無禮二句。止帶說的。只重着言則非先王之道以先王之道責君便是責難。以先王之道上獻陳。非先王之道的去開陳便是陳善閉邪不把先王之道去責君。便是吾君不能更無別義此故曰爲第四節要之通節反反覆覆俱不出一意總只是行先王之仁政而已矣

翁林泰業問本章語氣如不以仁政等句句皆以反言而不作正語何故。答曰正言之只一語決先王之道便了那有許多文字蓋非正言則不委宛非反言則不激切論語說理渾融一兩語已無剩意。故多用正語孟子全是文章有照闘頓挫之法。以逆出正意故多用反語即此可知看孟子之法。○陳飛鳴問通

章固是行先王之道而中間逐細提出曰道曰智曰揆道則不過守其成規智則須有聰明識見揆則須有籌度較量似偕與竭心思何相映字眼俱於處下答曰凡看書要看通章精神專注所在如畫龍點睛通體俱爲生動此章展轉提醒先王之道便見總要人取法先王其餘零星字眼只須隨文帶過若處處破碎研求箇字義看去像細膩通章精神反提挈不出○汪汝翔問書曰百工惟時撫於五辰又曰天工人其代之工字通指各衙門所該甚廣謂何單指工匠言答曰朝字內已可該得臣工下又緊接小人犯刑故以工匠言較貼四民中農商無關制作惟百工於凡官室車旗服色隨他意思能作爲奇技淫巧即

章首借喻規矩六律。亦皆工之所爲。欲遵成法。此實未可忽視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朱註曰。法堯舜則仁。不法堯舜則不仁。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

〔測〕規矩方員之至。是引起聖人人倫之至來。人倫所該原廣。所此章只爲君臣發論。即聖人人倫之至。亦是引起的話。至者盡

倫之極而無可增減也。欲盡君道臣道。皆必法堯舜。不法堯舜。便是不敬君賊民。故引孔子之言道二。非仁即不仁。更無別路去走。復指暴民之君。身弒名辱。而引詩以示警。愈見堯舜之不可不法也。

〔問〕戴國士問。孟子嘗言道一。而此引孔子語。又言道二。因何不同。答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未分時。這是繼之者善。故道一。陰陽既分以後。有善有惡。故道二。然此乃原本之論。若此處道字。則止如道路一般。欲其慎所行。毋輕失足也。

管東溟曰。君臣之道。獨以堯舜爲至者。堯舜官天下。不爲宗廟子孫饗保計。而爲萬世生民永賴計也。仁之至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

與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趙註曰三代夏商周國謂公侯之國四體身之四肢

訓 商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趙註曰反其仁已仁獨未至邪天下歸就之服其德也

訓 近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朱註曰恒常也雖常言而未必知其有序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

訓

商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趙註曰巨室大家也謂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慕思也溢滿溢於四海之内也

訓 巨室必係世篤忠貞德望隆重之大臣故爲國人天下所係望若跋扈强臣何能得其歡心即得之而人心愈不服何以能德教之大行也

商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趙註曰有道無道此二者天勢所遭也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趙註曰詩大雅文王之篇麗億數也言殷帝之子孫其數雖不但億萬人天既命之惟服於周殷之美士執祼鬯之

祼將事於京師者、有肩大敵逆也。不可爲衆、天下之衆不能當也。詩大雅桑柔之篇。濯者、以水濯其手也。祼、疏曰、祼謂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也。逝、往也。

【訓】

【商】季宗阜問爲政於天下。管先生止信大國五年、不信小國七年。因引滕事來證觀文公當時孟子只許他爲王者師、則小國誠難。然漢高不階尺土、五年成帝業、其致王又何以如是之速。答曰、文王藉太王王季之世德、又身自布德行仁、猶不能即王天下。小國七年不過以此欲動時君、而實雖取必若漢高則當四海鼎沸、瞻烏靡定之時、與七雄之世守祖業、各子其民者迥別。戰國時即有行仁致王者、欲大國之奉貢稱臣猶易。欲其納

生自削實難。此秦始之夷六國爲郡縣。乃天憫吾民之鋒鏑。而借欃槍以蕩滌。爲漢之日月中天地也。此誠混一區宇極大之功。而後儒每致貶焉。蓋但知秦始之非其人。而不知上天爲民驅難之意。是豈能曠觀千古者哉。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宋生曰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菑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仁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

也纓冠系也

訓

註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爵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

及溺此之謂也註疏曰獱屬野獺食魚者鸇食鳥雀艾可灸人病乾久益善故以爲喻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辭也胥相也刺時君何能爲善但相與爲沉溺之道也朱註曰敺與驅同爵與雀同

訓此論天下得失之大勢最爲痛快直捷得天下只在得民得民只在得心得心只在順其欲惡這就是仁了民之歸仁原如水之就下獸之走壙的而不仁之桀紂又爲之敺如獺之爲淵敺魚鸇之爲叢敺爵兩下各各趕緊只苦無箇仁者今天下有好仁者則諸侯都來爲他敺自不得不王今之欲王者正如病深須蓄久艾苟不志仁則病終不可起必至陷於死亡舉天下皆然無可挽救故又引載胥及溺之詩以嘆息之

商

[illegible]門孟子之時，變是悲天下之無湯武，不忠無厭尺之紂，
[illegible]然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淑者仁詞甚迫切，且當將桀紂，
不在周王而在列國，果行湯武之師，不知當周王於何地，當為
[illegible]悟乎。當為武庚乎，抑如文王稱王九年之存紂乎，信實未解，
程子雖以戰國不知有周與春秋猶知尊周之義，謝之存衍不
能信孔子之但以虛名存其主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朱註曰，暴猶害也。義乃天理之當行。故云正路。趙註曰，曠空也。哀傷也。

訓

商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

而天下平趙註曰邇近也朱註曰爾邇古字通用

〔測〕事即行道之事親親長長只在人人自己身上做道何等邇事何等易然天下即此便太平則遠且難者原不出邇且易中又何必求之遠求之難哉

〔節〕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朱註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

〔測〕誠以眞心言此章已詳發中庸內

〔商〕

管東溟曰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而孟子以思誠易誠之二字孰精曰之字較虛思字較細其究一而已矣內典以聞思修爲三學聞在思先修在思後合此三言功乃無漏但言誠之則不必分聞思修爲三學而三學自在其中然孟子單舉思則聞與修亦未嘗不該其中也學者殊不必於字義上起分別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朱註曰作興皆起也太公呂氏名尙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

【測】【商】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强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趙註曰鳴鼓聲其罪也連諸侯合縱者也朱註曰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

【測】這借冉求的賦粟倍他日形起善戰者以甚其罪所以說箇況於爲之强戰他爭地以戰殺人盈滿郊野爭城以戰殺人盈

滿城郭，眞是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極口形狀殺戮之慘，不勝痛心切齒，置之死地，尚有餘恨，不容者，死還容他不得，故善戰者當服那極重的上刑。連諸侯是搆釁以起戰爭的，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是加賦以供戰爭的，又次之。這連諸侯的固有罪，任土地，乃任用土地，如後世開荒以盡地利，這又何罪，照上邊賦粟倍他日看，冉求是足民的，難道於常賦外，別有所加，不過也是辟草萊任土的方法，先王澤梁無禁，原要留些餘利以與民，怎麼去竭澤而漁，說這一等人似與冉求的賦粟相應，然總爲痛恨善戰者，加賦亦爲供戰爭，故借此以相形耳。

〔節〕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趙註曰眸子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廋匿也

〔訓〕孟子生平的學問惟有養氣與觀眸子是千聖所未發乃出於獨見養氣還只在氣上觀眸子更在神上一發精微了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人之惡怎麼見得胸中正則眸子瞭焉光明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蒙昧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不是把言帶說的正在聽言中看他眸子人當未說話時眼睛不甚動要看他還難一到發言他口裡畧吳些虛頭便眸

子閃爍張皇如左傳云目動而言肆者所以在聽言時看他眸子他胸中更逃遁不去人焉廋哉

商韓星岳問觀眸子專在聽言處世間儘有一等人肚裡甚是奸狡口裡不吐一詞却如何去看他答曰難道竟是啞的免不得有開口處所謂以言餂以不言餂就他欲吞欲吐之際正好覰他眸子本文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以觀眸子緊頂聽言語氣亦自可玩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測

【商】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朱註曰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援救之也孫疏曰權之爲術所以濟變事也故權云爲量或輕或重隨物而變者也

【訓】淳于髡要詰難孟子不援天下之溺把男女授受引起來說男女授受不親是經常之禮嫂溺援之以手是濟變之權權雖不用禮而實不害於禮者淳于髡得了手援一言便說今天下溺矣夫子何故不援明是詰孟子無援之之具不知孟子援天

下之具專恃有個道在故說天下溺須援之以道嫂溺只援之以手子要我手援天下麼淳于髡豈不知手不可援但是舍所學以從人便沒了道只空空一雙手故以手援反詰之而辯士亦自無辭矣

〔商〕屠琬問權訓稱錘錘不離稱權亦不離經乃相依爲用者今以手援爲濟變之權是權止用之變而不用之常經與權似截然爲兩了答曰論語云可與立未可與權立即守經也未可與權則權尚有待豈得便與經不離此義已詳發於論語茲不必贅〔〕浦喬問孟子一生息邪說正人心守先待後那一日不是援天下政不必枉道行權乃以爲手援天下何自歉若此答曰

若以息邪說正人心就爲援天下孟子又何必歷說齊梁急急要得君行道矣偷昌曰何以謂孔子萬世爲土孟子功不在禹下曰濟世安民者見之實事其道行立言垂訓者托之空言其道明堯舜協和風動因有典謨以垂後則行可以兼明孔孟設教春秋戰國不免淪胥則明不可以兼行雖曰功在萬世然此乃目前道不得行者之所爲若舍目前顛連不顧而遠籌後世則聖賢無此倒行逆施之學問後儒欲張儒幟故極口誇大謂不必得位行道而孔孟之自處其實不然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

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閒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趙註曰問父不親教何也夷傷也父子教

我以正子之必責於父云

迴 亂

管東溟曰父子相夷之說孟子蓋痛懲子之責善於父而言父亦與有責耳曾子聖門之大賢也耘瓜去根被父一杖而斃孔子不拒點而亦拒參蘗書亦旨名卿也其子欽迹戰功以對君一日而捨三大夫於朝遂肘責之君子以爲善教亦緊訓之責善乎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古之爲人父者執然也易子而教不過補父教之所不及耳父非瞽瞍子非舜禹而緊言父子之間不責善亦不可以訓後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

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註疏曰事親養親也守身使不陷於不義也曾晳曾子父曾元曾子子也不求親意故曰養口體

講事親守身這個道理推之天下而皆準謂之大根於天性而不容謂之不事親不於守身原只一個不可分作兩樣後邊引曾子的養親說他能養志而許可之因曾子平日原是啓手啓足之全守身的古人文章每說了一邊遺了一邊意思亦自可見

於言外

〔面〕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趙註曰適過也詩云室人交徧適我間非也

〔測〕人不足與指適政不足與間阻不是輕這人政畢只要剔出節大人格君心之非來君心之非那裡見得照下君仁君義之反乃心之發念乎張處格是通徹把那不仁不義的所在都通徹了他便君心都是仁義而莫不仁莫不義了君正即須仁義來故下邊徑接一正君而國定矣國定內人政都可該何消說

開導如孟子於齊宣不忍一牛反覆推敲曲引到保民王便是格仁之一端

疏

管東溟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爲古之格言也然孔子非大人乎定公亦嘗用之何以不能格其非而有女樂之受曰是時用孔子者季桓子非魯定公也格心之術何所施故嘗自歎曰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此克己之盡之言而平日之未嘗得君聽然矣言行相顧之察世未有如孔子者孟子亦非言不顧行者觀其稱齊宣曰王由是用爲善而以一暴十寒之故又曰無惑乎王之不智也則亦於格心上若力而志不克遂云爾若宋儒之折御必規與近討唐伯友之漸起君厭吾輩不敢諍爲格非心之道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趙注曰虞度也

訓虞是揣度求是尋求都是自己心上事心上本

自原不

料有譽忽然有這不虞之譽原自求無毀忽然有這求全之毀。恐人被毀譽搖奪故爲指出自心要在自作主張觀人之說不必用。

商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趙註曰人之輕易其言不得失言之咎責也。

淵

商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淵爲人師之患專在於好有此一念則必貢高我慢未得謂得學問斷難進益然則師可廢乎溫故知新不得已而應之可矣。

（商）管東溟曰孟子殁後師道移入二氏門中。至伊川而復振伊川儘有孟子泰山巖巖氣象。但不無走作孟子心宗處孟子于充無穿窬之心一句最得力。而伊川之充未盡處多也。伊川實饋明道同事元公半年後得盼太極圖說。明道猶對人言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又言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則傳受自不可掩。而伊川故掩之以為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者。明道先生也。除明道外並不見其推尊一人如孔子之所謂吾聞諸老聃曾子之所謂吾聞諸夫子者。邵又不想周茂叔而科之曰窮禪客亦不怨邵堯夫而評之曰於儒術未見有得將非陰取而陽叛之耶。至泰州王氏張其幟曰進則為帝王師退則為萬世師更屬誇張。再併一措大乎安知帝王中無吾師又安可謂萬世唯吾一人是師如此說鈐可踞禪門黃葉止啼之案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

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曰克有罪 趙註曰子敖王驩也昔者往也謂數日之間也館客舍

測

商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朱註曰徒但也餔食也啜飲也

測

商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趙註曰猶告與告同也

測

西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趙註曰事皆有實事親從兄仁義之實也朱註曰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節文謂品節文章

測仁義智禮樂這等極大道理學者皆多方去尋求未免視之遠且難邪不知有個實落所在如仁之實只在事親便是義之實只在從兄便是智之實只明知斯二者勿舍去便是禮之實只品節文飾斯二者便是樂之實只喜樂斯二者樂則便發生

便休歇不得以至手舞足蹈無非一團生趣可見仁義智禮樂都是安上的名目舉賢智之士所竭力經營而未易詣旨乃只在事親從兄一孩提稍長順應而無難猶名恐以失實故述說數個是也以指實之要之仁義等五者尚須施之齊治均平非事親從兄便可識得此猶如針病針著那穴道則一脈通而百脉自然俱動然孟子意却不在此只要把仁義智禮樂說得極簡易切實正不必更尋支節

（酉）王一虞問仁義本一源孟子原以人倫之至統之於仁而茲乃以仁屬事親義屬從兄判而爲兩何也答曰義從仁中分出兄亦從親中分出原從合處分則分處亦未嘗不可合（）戴明

問從來四德只說仁義禮智此獨增個樂來孟子恐人認名理太拘故復於事親從兄中寫出一段活潑生趣樂乃和合仁義禮智的似更爲發前所未發答曰要曉得他章旨連說幾個之實原爲世人將仁義禮智樂的名相認做一個鐵板道理故把事親從兄極簡易活潑的事來指點掃除那名相之障礙若復將樂與仁義智禮另增一綱比出反於通章宗旨攙亂不清矣

○汪一龍問舊說實字與華字相對如桃李之實有實方有華似亦可通答曰說孝弟是實終說不得仁義禮智樂是華另請個華須以齊治均平書中所無的字來作對惟以名對實仁義等字俱虛名孝弟乃實着方是就本文看出循名求實之意

管東溟曰。味此章。當知古人論道原活。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論語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分明以孝弟爲性中之故物而仁統之也。此章論仁義之實。則以仁屬事親義屬從兄而智禮樂亦皆以孝弟實之。道何定名之有。亦從其不可解於心者實之而已。程叔子謂性中只有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便覺說得太煞。性中亦安得有仁義禮智四物也。一有則百有。孟子所言禮樂之實。正記中所謂無體之禮無聲之樂也。說到有體有聲上。便不可以孝弟周矣。章內形容樂斯二者之生機。真有活潑無窮之趣。此非身有之。何能形容親切乎此。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朱註曰得者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爲人蓋泛言之。爲子則愈密矣。趙註曰底致也。豫樂也。瞽父致樂。使天下化之。爲父子之道者定也。

〔訓〕〔商〕

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趙註曰生始卒終。記終始也。諸馮負夏鳴條岐周畢郢皆地名。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宋註曰符節以玉爲之刻文字而中分之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

〔訓〕〔商〕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朱註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溱洧二水名惠謂私恩小惠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辟辟除也辟除行人使之避已

【測】子產是春秋殊絕人物他爲政一年與人謗之孔子稱其使民也義豈是行小惠的溱洧濟人事出偶然要必有故當時遂傳爲美談孟子恐爲政者效尤故斷他只是小惠而不知爲政的大體若是冬月成了杠梁民自不至於病涉此乃平政中一節君子平其政則凡政事皆得其平而無缺失矣如此雖行辟

人亦可。那得人人去濟。他若要人人去濟得他歡悅。恐欲濟者多且亦不足矣。孟子論政最得大體。但子產濟人之役未必不去成杠梁。未必要人人皆悅。學者須觀其生平行事。而不可輕議經世之大賢。

〔商〕賤士楊問孟子譏子產。玩本文悅字頗譏廢。似與卑管仲同意。答曰只看左傳子產的行事。那一件可訾議得。子產人物不下管仲。管仲挾勢可以王天下。却只成就個霸。子產處不可霸王之勢。僅堪保國。此與三國時諸葛武侯地位相似。皆大器小用。孟子亦不是要說壞他。只借來為自己立論。如後面萬章所引大舜。皆不必有其事。特以存一種議論耳。

管東溟曰子產孔子之所兄事者也雖以惠人稱之然亦表其有君子之四道不獨能養民以惠而且能使民以義則豈與不知爲政者乘輿特一時之偶例何害於政又安知此後不成杠梁哉孟子斯言亦必有感而發。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孫奭曰諫行言聽君有過謬而諫之則行事有可爲而言之則聽趙註曰先於所往先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良田業也里居也搏執之搏執其族親也極者

惡而困之也。

【測】

【商】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測】

【商】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朱註曰此章重出然上篇言人臣當以正君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測】

【商】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訓】非禮之禮、非義之義、雖說個非禮非義、但話何卻到禮義上、畢竟是禮義。與似是而非的不同。以大人對看乃是小禮小義。大人者、大而化之。已造到聖人大賢地位。他的識見大作用大。故小禮小義。在賢人君子所必爲者。大人却弗爲。此如魯男子之閉門不納。豈不是禮。然設使那女子遇着强人失了節。何如柳下惠之坐懷不亂。所以說是非禮之禮。子路之死於孔悝。豈不是義。然衞已無父子之倫。何如柴也其來。所以說是非義之義。

【問】楊奇徵問。孟子明說非禮非義。卽孔子惡似而非之意。謂何

以小禮小義言。答曰此只是玩本文似是而非。卻歸到非上非禮義之禮義。卻歸到禮義上。下面單指大人不爲。又別出賢人君子亦在所爲。故說是小禮小義。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朱註曰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

〔測〕

〔商〕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測〕人有不爲不但不該做的不爲、就是該做的若見事風

生躁心浮氣斷是做事不來的有不為乃凝然不動沉心定力蘊蓄有素方纔遇着事定然做得來

〔商〕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測〕

〔晉〕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測〕不為已甚只是不做得過當人若有意為聖人便不免刻厲過高如伯夷清得已甚柳下惠和得已甚只成得一偏之聖孔子時中只恰好便了所以不做到已甚處此即堯舜之所謂中

也。

（商）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淺）大人能達權通變。不爲拘謹。言不取必於信。行不取必於果。只要合宜的所在。便隨着他做。如孔子之不踐要盟。孟子之去齊濡滯。便是孔子亦說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小儒之所堅執者。正大人之所不屑拘也。

（商）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注疏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子。專一未變化。如老子所謂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之意同。

〔訓〕大人就是上文不必信果的大人。他的品地。豈容易造到。然究竟只不失赤子之心。赤子要食乳與安適。也就帶了識情。但他知故未萌。思慮未起。不全悪識根用事。尚未離却元初本心。大人生平所歷。豈無學問。豈無造詣。畢竟要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何思何慮。殊塗同歸。方合着本體。乃無所不能。而實無能。無所不知。而實無知。不是充拓於有生之後。正惟還迴於方生之初。故謂其不失赤子之心。

〔商〕馬杨問。嬰兒之未孩。固是知故未萌。然到學問造詣處。畢竟要充拓方得。如何云不是擴充。答曰。不是不要擴充。但擴充是用的功夫。於心量不曾另添些子。赤子本體未斷。大人只合着

本體所以說聖而不可知。易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中庸云無聲無臭至矣。但有擴充、便有知識、是賢人君子時事、大人却用不着。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測商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朱註曰。造、詣也。道、進爲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

測深造者、等級層累而入、求進不已。道是所造的程途。以道者、

一些不放空步步踏着實地是這等遲鈍去做還爲甚麼單單欲其自得得是得些甚的究竟只是個自不離這本體初時若隔而工夫到了忽然如有所得卽所謂貧子之衣珠者居是居積料自中之儲蓄旣自已得的則牢牢在我所謂臣不能獻之君子不能獻之父再動移他不得居處便安穩了資是資藉料自中之受享旣居得安穩則根深不拔所謂立天下之大本而濟於不涸之源者資藉他便淵深了取是取用料自中之設施旣資得淵深則隨取隨有所謂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到處都逢着源頭了居安資深逢原乃相因而至無有漸次這許多好處必須至自得方受用得着故君子欲其自

得之也。若不待自得。便有。君子何不徑取。而必以遲鈍為哉。

【西】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道註曰博。作詳悉也。反說約。將以約說其要意也。

【測】玩詳說與說約語氣。倒重在說上。若為講學者而發詳說不能鑿空杜撰。必須根於博學。舉凡古今名物。一一去體認了。又詳悉去發明。這豈是誇多鬬靡。將以反到說約的所在。約是舉一語而百千萬語俱該在內。皆繇詳博中研磨。既成。恍然有悟。任舉一端。頭頭是道。故能反說約。到此方不枉了博學詳說的工夫。

【商】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朱註曰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以同歸於善

〔測〕以善服人是人皆無善而以我形彼以善養人是化導乎人而同歸於善故有服不服之分孟子平日論王如彼陷溺其民諸侯皆爲之敺凡如此類止到得以善服人此却論到以善養人方服天下而致王又進一層惟堯舜文王乃足以當之

〔商〕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趙註曰祥善也不善之實何等也蔽賢之人直於不善之實也

〔測〕

商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趙註曰徐子徐辟也朱註曰亟數也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科坎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也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

闡發仲尼取水之故乃有源之泉混混長流不舍晝夜自漸次盈科以至放海有源本者如是仲尼是之取爾若無源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一時盡皆盈滿其涸便可立待以此為學者不去深造弄了些虛頭聲聞過於情實少不得要取露君子以

爲羞恥。此章借水論學。只末後聲聞一語。畧點正意。其有實學者。則如前章深造自得而有居安資深逢原之妙。正不必詳言就原泉有本中自可想味耳

（商）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趙註曰。幾希。無幾也。倫。序。察。識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趙註曰。旨酒。美酒也。泄。狎也。坐以待旦。言欲急施之也。朱註曰。方。猶類也。而未之而讀爲如。古字通用。孫疏曰。儀狄造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臯陶昌言。禹拜而受之。書曰。湯懋

昭大德建中於民。又曰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書曰文王不敢侮鰥寡。又曰懷保小民。書云武王不貴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又曰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是其事矣。三王禹湯文武。蓋文武明父子也。言父則子不待言。故但云三王。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趙註曰迹熄王迹止熄也。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檮杌者嚚凶之類。興於記惡之戒。春秋以二始舉四時。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爾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趙註曰澤者滋潤之澤

潤這四章合看。歷叙列聖之全人道。以延道脉。而自已亦寓竊附之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孟子原說犬牛之性與人性不同。此乃只異幾希。亦見得人與禽獸同具一性。但性靈不

免落在情識上。情識埋沒得輕。便免於墮落爲人。幾者動之微。聽之不聞曰希。乃至微之義。照下察於人倫看禽獸絕不曉得人倫。人還曉得人倫。人與禽獸。只在這一隙之光。所爭僅幾希耳。庶民有此隙光。未免梏之反覆竟失了去。君子有此隙光。能存在不失。常存着他。因舉舜以立人極焉。舜明於庶物。庶物不是事物。即指人與禽獸。曉得人禽之所以分處。所謂人心惟危者。人倫即在庶物內看出。那親義別序信能剖察詳悉。正指幾希。所謂道心惟微者。人倫之謂然有親即是仁。截然有辨即是義。仁義不外人倫。舜自心即是仁義。乃由仁義行將出來。非去行仁義以強就之也。論道統之

源實係伏羲畫八卦。帝堯稱一中。乃獨舉舜開端者。這章書單要全人道。舜遭人倫之變。能曲盡其道。且以匹夫而玄德升聞。更見道統不假爵位。故斷自舜始。係舜而下。禹湯文武。各舉兩端極大的事。以例其餘。周公兼三王。施四事。而以一思貫數聖之精神。蓋上承列聖。下開孔子。於此尤吹緊焉。孔子之事。莫大於作春秋。王者之迹熄、謂巡狩述職廢也。自巡狩廢而風謠不陳於太師。述職廢而雅頌不歌於燕享。是風雅頌之詩雖存。而置之不用。卽是亡了。詩亡則王迹無攷。孔子因作春秋以存王迹焉。魯之春秋。與晉乘楚檮杌。原是一般的。其事則齊桓晉文。以恒文皆率諸侯以尊周。所載之事獨詳。其文詞乃是史官之

筆這也只當一列國之史一經孔子筆削則褒貶是非便有該與不該這就是義然此乃天子之事而非匹夫敢議故謂其義則丘竊取竊者私竊若以存斯民之正道而非敢爲天朝之衮鉞也由孔子至今年代未遠論其道澤澤如手澤口澤有形跡可止

若不是流風餘韻君子小人以有德無德言君子是以學業啓後人他的嘉言懿行必有爲人所將記其德澤至五世方斬絶小人是以術業道後人他的恒産技藝必有爲人所遵守如所謂箕裘之紹者其利澤亦至五世方斬絶舉小人乃以形君子耳孔子去孟子不過數世所以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竊淑善諸人也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而子思則親受業於

孔子其淵源有自則全人道以延幾希之脉孟子亦有不得多讓者矣

商張右民問幾希二字諸講有謂這些子作虛字言者有指心之靈覺言者從未有影着人倫說答曰這些子畢竟要討個下落却在那裡曰即是靈覺曰既是靈覺禽獸也有目視耳聽與人何別再討個下落又在那裡曰看來畢竟在人倫上但人倫禽獸也有曉得的如雁之貞序烏之反哺人亦未便與得禽獸且人有弑父與君殺妻食子者若只以偶然變異論可遂謂庶民去之禽獸存之乎枘不门君子道其常○柴世坊問庶物說指人與禽獸不若與下人倫何相別下何單指人此句單指禽

獸。舜當日來儀率舞實能盡物之性盡處卽是明處答曰進禽獸都化道是度盡含生禪家道理孟子主意只在分別人與禽獸況庶物爲類最廣易經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豈亦是首出禽獸○吳濟問執中原授受唐虞謂何獨歸之湯答曰書經內有建中於民句故就把中來說湯此中只在事上論與群聖錯舉二事者一例不必如堯舜之執中也○沈居敬問竊取向以匹夫而擅天子之權爲竊春秋正欲共見共聞如何貼得竊字上答曰孔子只是非天下何能眞去賞罰謂擅天子之權乎日說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止存斯民之直而不敢廢庶民之分故以爲竊取云耳○方朝岳問舊解君子小人以有位

無位看今講屬有德無德，竊疑無德的小人其澤如何到得五世。答曰小人之以田廬創業遺留後人，固不待言，更有工藝術者子孫守其先世名色，决不肯假人，俱是遺澤。若依舊解則孔子未嘗得位，難道可屬之小人，此說不通。

管東溟曰何以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王者之迹也。東遷之後，天子既不肆巡方嶽，而諸侯亦罕有述職於王朝者。故曰迹熄。迹熄何以詩亡。禮天子巡狩則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而太史志之，故列國之風不亡。諸侯述職，天子饗之則歌雅頌以叶樂，而列國傳之，故王朝之雅頌不亡。註以黍離降爲國風訓詩亡，非也。蓋言王侯之國風雅頌而不相通，雖不亡猶亡耳。若言黍離爲王風之降，則降之者誰耶。詩亡何以春秋遂作。詩亦聯屬諸侯之迹也，既亡則侯國散而無統，而適諸侯又自有法，其罰赴告策書，如會盟征伐等大異關天王之綱紀，何可以無紀哉。春秋惡得不作。魯春望國也。周禮又盡在魯，是以魯史起於春王正月，終於西狩獲麟。若逸詩也，列國亦皆有史，何以獨取晉之乘楚之檮杌曰晉

楚。伯中之雄也。迭爲盛衰。其伯天下且久。是以稱之。而他小國之文獻則多無徵也。晉之乘以兵車起義。楚之檮杌以群惡起義。此亦可徵其爲王。惟伯與之事。而義則俱局。何如魯以春秋名史之傳人也。春秋二百四十年之間。紀事多矣。何以云其事則齊桓晉文。桓文之事。春秋之所獨重也。君子生斯世。旣不能行堯舜之揖讓。又不可行湯武之放伐。則唯率諸侯以尊其主一事。爲救時之上策而已。雖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而以戰國無王之世較之。晉文之譎。於戰國俱賢於七雄之正於圖王者遠矣。孔子尚仁。一匡之伯佐。則其義兩國之伯主。何疑哉。○世儒謂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子思從曾子受業。此以孔子之統。曾子當一傳之門人。子思當再傳之門人也。按以此章世澤之語大謬。按史記家語。孔子以六十八自衛反魯。子思年已二十一矣。朝夕五年。而兩楹乃奠。伯魚旣逝。子思朝夕一祖庭五年。謂非孔子親傳之門人可乎。考傳記曾子非長子思一年。則與子思同庚。而稍長耳。業不從孔子受。而乃從曾子受乎。以是知洙泗之流澤。卽子思便是一世。蓋子思非私淑於乃祖者也。孔子歿。子思年已二十六歲。距孟子生時。亦近百年。然則史所傳受業子思之門人。或係門人之門人。未可知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

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測〕廉惠勇三者皆高行然必有確然之見以成其是若可以又可以無乃介在兩可其事在所不必者而徑行之俱不免有害傷者不能成全其廉惠勇故謂傷之也取與廉原是相反與與惠死與勇却是相合相反的固有非而相合的亦未必是不可不爲細察

〔商〕

逄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註曰羿有窮后羿逄蒙羿之家衆也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

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趙註曰僕御也端人用心不邪辟孫疏曰抽矢扣輪抽取其矢而敲之於車輪之上乃去其鏃利而發射乘四矢也

測

商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朱註曰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汙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訓）借西子以反起惡人如西子這等樣的美貌一蒙了不潔人皆掩鼻即美貌不能常恃可見惡念亦無定形雖有惡人能齊戒沐浴齊無雜念戒無邪念以潔其心沐浴以潔其體便可以祀上帝上帝維玄維默其尊無對亦能感格得來齊是一切皆係心造惡念一轉如燈之照室黑暗盡則絕無遲留沾帶人可不急於自新耶

（商）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所惡於智者

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朱註曰故者已然之跡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也趙註曰星辰日月之會致至也知其日至在何日也

〔測〕這單要見性見性係於智故又帶智說所重只在性上天下之言性謂紛紛去講明本性都要指點他由來然在那裡去指點他繼善成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可說只有那發現的成迹所謂故者好指點得則故而已矣然故有不同有自然順利的有勉強穿鑿的故者以順利爲本然不以穿鑿爲本然如赤子入井人皆怵惕這是故便知他本性的仁了然這個怵惕係於乍

見自然觸發這乃是利若有納交等情作意去做便穿鑿了所可惡於智者正爲其不順性而穿鑿也乃把禹做個樣子如禹便無惡於智禹之行水行所無事惟因水性就下而順導之智者亦行其無事當因本性之自然而順導之行所無事卽是不鑿亦卽是利如此則智爲見性之智性體最大故其智亦大矣凡說智處皆根着性不得單以智言如天之高星辰之遠最難知的苟求其故將那年月日時過去的步筭起來縱是千歲以前的冬至日所謂曆元者亦能推示於目前可安坐而致也此故字卽証前則故而已矣之故乃以曆數之最難知者爲比量然則那性雖從無始來人生而靜以上不可說者得此求故之

方法，亦自可指示，復何難於言性哉

而黃之莊問性體玄默，如何說得。後面指出個行字，乃是撇除

言字之意。答曰，明明說個言性。却怎麼倒不許說。○程遂猷問

故指已然之迹，似不若屬固有之物看較深。答曰，若指故物，謂

其深奧，豈是言句可說得的。這專爲言性，要指點性出來與人

看，正要說向淺處，纔可着得語言。曰，本字還作本體之本。言曰

作本體，須將利推進一層，又屬深奧了，只是以利爲本然，作虛

字看。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

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

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趙註曰公行子齊大夫也右師王驩公行之喪齊卿大夫以君命會各有位次故云朝廷也朱註曰簡略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

訓

商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

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趙註曰存在也君子之在心者仁與禮也奚擇何擇與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趙註曰一朝橫來之患非己愆也故不以爲患

〔測〕君子之異人者只是他存心處他以仁存心以禮存心直挨下來正是存心與人處仁禮存心就是仁者有禮者他能親愛人人也親愛他他能恭敬人人也恭敬他恒者道其常此往彼來一定之理乃有人於此待我橫逆則君子必自反其仁禮又

自反其忠。這樣一片眞心愛敬待人。而橫逆猶是這眞是妄人與禽獸一般了。難是與他作對。被他難倒。道這仁禮也行不通。未免動了退悔的念。惟把他置之度外。便我不爲他難倒。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憂是心上自己抱歉。嘗效舜之可法可傳。故終身不能稍釋。患是外邊覺得不堪。常以仁義自處。不爲所間。故一朝不可暫萌。大凡此感彼應。人情之常。世人只曉得責人。不知自反。所以觸境便增感憤。世途越覺得難處。君子只是在我自盡。不去與人作對。落得討個安閒。此誠涉世之善物也。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鬭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註疏曰三過其門者禹孟子兼稷言之以禹之治水稷之播種未常不相待爲用耳纓冠者以冠纓貫頭被散其髮而纓冠於頭也

〔訓〕禹稷急於救世。顏子安於自樂。孔子皆賢之。孟子就斷他說禹稷顏回同道。禹稷身膺君相。做出地平天成。許大事業。顏子不過陋巷貧士。將來比並。豈不詫異。其故在下文易地皆然處

見禹思天下有溺者。乃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乃由己飢之。以身任天下之重。是以如是其急。而顏子未嘗此任。若易地則皆然。都是做得來的。就如那被髮之救同室。閉戶之不救鄉鄰同歸於可。正見禹稷顏子之同道也。然而還有一說。禹稷爲舜舉用。必在道明德立之後。顏子依歸孔子。方欲從末由。卽有人用他。亦必以吾斯未信謝之。則易地可在朞月而月前尚未必相同也。

〔問〕沈振龍問。禹稷得舜爲舉。固在道明德立後。顏子嘗將孔子亦以用行舍藏期之。倘有人薦舉。如何便肯把經濟埋沒了。答曰。顏子原是一個孔子資地。只爭早天。不得爲孔子。在是不可

便爲禹稷亦在是。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鬭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屛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朱註曰戮羞辱也很忿戾也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爲父所逐也

（測）

（商）

管東溟曰孟子之所以不棄匡章處亦不專以其無世俗之五不孝有出妻屏子之深悔而已尚有可原之實存據史秦假道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將而應之章變與秦交和而郡擊之秦軍大敗威王謂左右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及章子全兵而還必更葬則對曰臣非不能更葬臣母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未命而死不得父命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威王高其節而謂左右曰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而欺生君哉及宣王因燕人之亂令章將五都之兵伐之遂大勝燕章子有此實行孟子安得因通國不孝之稱而絕之也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

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趙註曰薪木薪草樹木也沈猶行曾子弟子伋子思名微少也

測 酌

管東溟曰子思居位而有齊寇則守之居魯而亟問亟餽鼎肉則辭之何其親於他國而疏於宗國也此實師與臣之別也春秋之世士無常君故君子不輕以身委人既委則又不愛其死此曾子子思所以同道也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朱註曰瞯竊視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趙註曰良人夫也盡富貴者夫詐言其姓名也施者邪施而行不使良人覺也墦間郭外冢間也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由君子觀之

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趙註曰今求富貴者昏夜乞哀以驕人於白日此良人爲妻妾所羞而泣傷也

〔訓〕借齊人來形狀那求富貴利達的雖是寓言却說得痛切那求富貴利達的昏夜乞哀不勝奴顏婢膝偏會驕人白日故作趾高氣揚只是人不曾看破被他設施若覷見來真是可羞可泣於是把個乞兒遍處求討祭餘妻妾施從窺瞯方相與訕泣中庭而乞兒猶施施外來刻畫得這一段光景活現令人之求富貴利達者正與此一般但在庸夫俗子若見他薰灼可羨由君子觀之那明眼人一看定覺得他妻妾亦必羞慚其不羞而不相泣者幾希矣人只曉得夫榮妻貴爲最得意之場而不

知可羞可恥乃最傷心之事孟子處戰國時親見且驕且諂態狀極口形狀眞千古絕妙文字至於今日則更有難言者安得舉世有醒眼之日哉

〔商〕王懋光問妻妾羞泣孟子不過借來醜詆世間勢利之徒若謂婦人果有此見識恐未必然答曰不說個由妻妾觀之而云由君子觀之謂何不將本文一讀然婦人被夫欺嚇只是不曾見若看見也難說不羞

萬章章句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趙註曰舜往至于田謂耕歷山時也旻天秋天閔陰氣也故訴于旻天怨慕言舜自怨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

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趙註曰恝、無愁之貌堯典釐降二女九男獨丹朱胤子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遷之將遷位而禪之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

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趙註曰艾美好也熱中心熱恐懼也舜五十在位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

測前章問舜號泣于旻天之故孟子說怨慕怨乃怨恨不順親的緣繇慕乃想慕順親的情趣慕是未來而怨乃見在怨得緊愈慕得緊慕得緊愈怨得緊怨慕二字本相反而合來方見情之切至然怨字似乎怨父母尚不得明白復引公明高之言以釋之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一氣貫下說我竭力耕田已是供爲子職父母還不我愛於我何哉不是這等樣恝然當將舜在畎畝中玄德已升聞而使其男女百官牛羊倉廩具

備以事舜天下之士多歸就之帝方將胥併天下而遷與之只爲不順于父母如窮人無所歸這都是叙述下面方是發明天下之士悅之好色富貴這件件都是人之所欲件件不足以解舜之憂單要順于父母方可以解憂又將人之所欲內再發一層意思說人只有少的時節慕父母纔知好色就慕少艾有妻子就慕妻子仕就慕君熱中唯獨大孝的人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見之矣人至五十則少艾妻子得君都經歷過了一些不變乃是終身之慕斯足爲大孝也

〔所爲世俗間舊說以怨慕分貼未順親以前偽怨底像以後屬慕亦似有理答曰若未順親時無慕則其怨眞是怨懟了二字

何可拆開至底豫後方纔純是慕故前面說怨慕後面只說五十而慕本文自不混帳。

管東溟曰此篇自舜怨慕章起至百里奚食牛章止萬章俱進舊聞孟子亦隨事據理以答之不細辯其眞贋然皆聖學窮理中事也不厭細心以參之輕信輕疑皆不可。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註疏曰詩齊風南山之篇懟怨懟於父母也以女嫁人謂之妻堯知舜孝父母止之不敢違則不得妻之也。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

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註敦曰完治階廩也使舜登廩屋而捐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使舜浚井入而即出瞽瞍不知從而蓋揜其井象舜與母弟也謨謀蓋覆都於也舜也謀成擬欲以爲都君咸皆績功也象言謀覆於君者我之功也干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弤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賜舜也使治牀欲以爲妻也鬱陶思君氣閉積思念君故來此忸怩慙恥形於顏色也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

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趙註曰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魚在水羸劣之貌洋洋舒緩搖尾之貌悠然迅走趣水深處也

〔訓〕舜之事書經載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乃釐降二女于溈汭說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亦允若是釐降二女時瞽瞍已允若了那有不告而娶的事況以帝女下嫁豈有瞽瞍不聞可瞞得過的這都是謬說而孟子都不與辨只就那處變上發出一段道理來說告就不得娶廢居室之大倫以懟父母寧可不告而娶便權宜也不妨至于焚廩捐階自上而下容或有之浚井掩蓋焉能復出二嫂帝女非傲象可得狎侮臣服于治與不得

有爲於國相則諺道一片皆齊東野人之語然孟子也都不分辨只就兄弟上發出一段至情說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舜看見象憂愁也便憂愁見象歡喜也便歡喜舜原篤於友于又象乃父母愛子順親亦在他身上故與之同情然舜分明曉得象要殺已這就是僞喜了又引子產之命畜魚爲校人所欺說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方是方向向東便背了西欺只蔽他一面故易非道是道理原無通身俱諺附乃是他全體故難彼以愛兄之道來他平日雖不愛兄這一時既有思君之言又有忸怩之色或因用計不着忽起悔心舜就實信其愛兄故喜他有什麽僞撫之不就事論事而特從心苗闢發蓋事有萬變

不可執一。心止一念。百折不回。後之處變者。但存此一片心。則事變一任所遭可耳

商今雖折問憂喜必有所指。以舜視象思君之言為喜。更于何處見其憂。且下文只言舜喜。憂似無着。答曰。這憂喜合來。不過狀他一時至情。不必定以實事分貼。若要實說。象平日謀害兄就是象憂處。舜恐他不能化誨。亦就是舜的憂處。

管東溟曰程子之訓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天理人情於是為至果至乎曰未也聖人雖不億逆而亦先覺象果憤逆至此而舜不與較雖日受傍之所愛亦愛之何至懟以臣要于治情乎不情乎其曰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吾恐此言亦非出於孟子之口也出於萬章之附會則不可知蓋章之尚論古人不逮公孫丑遠甚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

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朱註曰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爲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殛誅也鯀禹父名治水無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庳皆地名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趙註曰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

歲歲自至京師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辭

測

商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註疏曰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諺語也岌岌不安貌也東野東鄙田野之人所言耳舜攝行事

木爲天子也魂氣升爲徂體魄殞爲落遏止密靜咸丘蒙曰舜
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不作哀思甚也。
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
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
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
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
民也註疏曰詩小雅北山之篇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
所歌詠之辭志詩人志所欲之事意學者之心意也孑單也
詩人志在憂旱災民無孑然
遺脫不遺旱災者非無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
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
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

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註疏曰詩大雅下武之篇武王所以長言孝道欲以爲天下法則書大禹謨篇祇敬載事也夔夔齊栗敬慎戰懼貌允信若順也舜敬事見於父瞽瞍亦信順之見舜以瞍爲父而不得子之也

測

商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朱註曰諄諄詳語之貌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

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孫疏曰其云納於大麓是堯薦舜於天也烈風雷雨弗迷是天受之也慎徽五典納於百揆是薦之於民也五典克從百揆時敘是民受之也於天舉其所知而取舍不在我故云薦於民顯其功業而使之自附故云暴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趙註曰百神享之祭祀得福也百姓安之民皆謳歌其德也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趙註曰訟獄獄不決其罪故訟之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

也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趙註曰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

〔例〕萬章問堯以天下與舜孟子說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天下是誰與的說是天與之謂上帝也既是天與的諄諄然囑付否說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這三段問答一段推進一段的下面也有三段應轉復問以行與事示之怎麼樣的曰天子之薦人於天就如那諸侯大夫之薦人一般都不能取必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一個故曰應轉又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怎麼樣的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使之主事而

事治百姓安神享者如書經肆類於上帝及六宗山川羣神舜與上帝諸神必有相爲感通而受其享者天受是天與之百姓安是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兩個故曰應轉復言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舜避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訟獄謳歌的都來從舜舜相堯之久得人之深皆是天意故曰天也三個故曰應轉惟是天意屬舜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若遽然居宮逼子便明是篡奪非天與也然朝覲訟獄謳歌之歸怎見得是天與引泰誓來証明說天視從我民視天聽從我民聽此以見人心卽是天意故謂之天與也古人舉動俱仰承上帝而與天相對越自後儒不信鬼神遂以上帝爲烏有既不信上

帝遂以下民爲可虐。而三代以上之治、不復可見於世矣

〔附〕戚潤元問。天字舊俱訓理字。又或訓蒼蒼之天。今講獨以上帝言。竊恐人信不及、答曰。理字固寬泛不切。即蒼蒼之天只是虛氣所結。無有靈覺。何能主宰、說天卽是指上帝。徵之六經所載上帝甚多。如湯武之放伐。歷考湯誓湯誥泰誓武城諸篇中間俱推本上帝。其語不一、後儒竟將上帝抹過。上帝信不及、豈六經亦不可信耶

管東溟曰按書堯禪舜舜讓於德弗嗣帝曰格汝舜遂以月正元日受終於文祖非徒於上帝則是時堯已即真行天子事而巡方岳矣而可曰堯老舜攝將指誰之詞也此云舜攝堯非為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傳信邪傳訛邪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

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趙註曰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趙註凡莫無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於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趙註曰仲尼無爵故不得有天下繼世之君襲父之位故得有天下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薨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之弟也太甲太丁子也艾治也治而改過復歸於亳反天子位也。朱註曰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孫疏曰。禪者唐虞禪祭而告傳位。故曰禪也。

〔訓〕傳賢以天下爲公。傳子以天下爲一家之私。這人言亦是有道之言。然這等樣大事。豈人得着意其間。孟子所以歸之於天。

說天與賢就與賢天與子就與子乃上帝默主之而非人之所可違者。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禹避於陽城天下的民都來從禹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益避於箕山之陰那朝覲訟獄謳歌的俱之啓。這都是敘述下面方纔發明丹朱商均之不肖其子已不堪承統了舜禹之爲相又施澤久入民更深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其子已是堪承統的了益之相禹又施澤未久入民尚淺復摠攏來說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是天意非人所能爲大凡人不曾去作爲而自然爲乃是上帝之所爲人不曾去召致而自然至乃是帝命之所致世間一得一失皆繇前定何况有天下這等大事若不曉得天命只看

那莫爲而爲的這就是天莫致而至的這就是命世間多少不平事一誘之莫爲莫致便無不可平者自此瞬觀千古復暢論三代以下如伊尹周公仲尼俱有至德都該有天下的然以匹夫有天下德若舜禹也要有天子之薦仲尼無薦故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如啓太甲成王俱不若桀紂之爲天所廢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周公與益相類又詳述伊尹的事說伊尹相湯以王湯崩雖是太甲顛覆典刑放之於桐他能悔過仍復歸於亳以見伊尹不有天下之故周公的事因與伊尹相類文煩無味而約其語說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又引孔子之言爲再說唐虞禪受夏后殷周繼統皆

繇於天命其義一也乃收結天與之意既是一樣則傳賢傳子。

總非人可得思議於其間矣

〔商〕應對問看啓賢句其實傳子即是傳賢惟後世以天下爲私。遇桀紂之子而不知更置斯不免於放伐濅失傳賢之旨耳答曰因啓賢傳子即是傳賢畢竟是周旋附會傳之數世那能個個皆賢若遇桀紂之子復要傳賢則輕變祖制人心不服爭端必立致矣○楊初復問傳天下畢竟以傳子爲正若傳賢則人多覬覦如燕子噲之事可鑒終恐行不去的答曰如此則堯舜之聖其見反出禹下乎世間總是個君而成就不覺爲異如今僧道捨父母出家即以師徒爲父子若創行之世必大駭矣當

日果代代傳賢。人心自必相安。永無放伐篡弑。不知省了多少兵戈之慘。予往日於都中見利瑪竇述其國王皆係傳賢。號為教化王。其人必不娶無子。而又不必居相位。但有德者授之。迄今不改。永永無爭。其教如不祀祖及殺食之說。雖大背謬。而國主相傳之法。則甚善。世人見斯際中情。豈自想不及耳。蓋所傳之賢。惟無子則不萌啓覺之端。不居相位。則不成逼上之漸。法密防嚴。所以行之可久。若再用舜禪堯之法。廟祀傳若父子。則人心必愈相安矣。稚御曰然。則夷狄之編反勝於堯舜乎。曰。古人機心不生。防奸亦不密。凡法制之詳。皆因後世情偽日滋而設。堯舜太虛之衷。見賢則授。更何容心哉。○翁與明問舊說莫

爲莫致。卽訓詁天命令解似覺有異。答曰此以莫爲莫致推本於天命非卽以此直訓天命也。只有世而科第士子或遇或不遇那文字該得的。不必言。亦有僥倖的。背卻的。豈不是天命之所爲所致。孟子此言。卽是釋家通三世之旨。但不說破。所謂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因今生作者是。若不兼三世看。信有因果。天亦何苦顚倒人乃爾。（）張堯克問。命字有指氣數之命。有指賦予之命。亦有別否。答曰。氣數是賦予的緣繇。氣數該生這個人。賦予就秉氣數而生。要之非有兩樣。

管東溟曰。人有言孟子於禹而德衰。此非齊東野人之語也。蓋有至理寓焉。孔子原判唐虞以前爲大同之世。判三代之英。爲小康之世。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豈非德衰。則亦圖其義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與賢與子。孟子俱歸諸

天最當俗儒但尊三代以前之天命而忽三代以後之天命殊非孟子論世之旨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孫疏曰按史記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趙註曰有莘國名千駟四千匹也介一介草也囂囂然自得無欲之貌也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

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趙註曰悟反也覺悟也。朱註曰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內音納。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趙註曰遠者遠身遠也近者仕近君也去者不屑就也不去者爾焉能浼我也牧宮桀宮朕我也亳殷都也言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湯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之也孫奭曰今尚書有伊訓篇

〔測〕帝王世紀載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使人以幣聘有莘之君

留而弗進。湯來婚於有莘。乃嫁女於湯。即以尹爲媵臣。至亳因以問俎說湯。湯既先以幣聘。則往就非無因。使尹不爲媵。有莘之君必不遣。自古聖賢多起微賤。縱有割烹之事。亦不足爲尹損。孟子恐當時干進者藉爲口實。故說沒有這事。伊尹耕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若非其道義。便是天下千駟這等富。他也不肯顧視。一介這等微。他也不肯取與。原是介然自足的。湯使人以幣聘。囂囂然無心幣聘。而惟於畎畝之中樂道。他原不曾要求往湯。三使往聘。方纔幡然改說。與我處畎畝之中樂道。豈若使君民爲堯舜之君民。而吾身親見之。蓋以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知乃木然之明了。覺乃一念之

提醒非覺覺了方知予乃天生此民中之先覺將以斯道覺斯民而非予其誰他的意中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未曾覺得他便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自與我處畎畝至非予覺之而誰是述其言自思天下至溝中是推其意又總頂上文說伊尹任天下的重擔子是這等樣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將天下都匡正了吾未聞枉己可以正人得來的況割烹辱己乃以正天下寧有此理大凡聖人之行不同遠近去不去總歸要潔白其身便罷了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要字就借上文要字去反折他堯舜之道在尹湯不得不求恰像要他一般若以割烹去要未之前聞乃引伊訓說上天誅桀造作攻討

自牧官桀處我實畢其事于亳都這不獨証伐夏救民單要歸
重個天字應轉上文天之生此民予天民之先覺以見尹乃上
承天意以正天下非做尋常事業之比也

〔問〕陳摩泰問知覺二字朱註以當然所以然分疏則覺比知較
深今講何以不用答曰知覺在他處分說謂覺深於知亦可據
本文覺後覺覺後知二覺字俱只是提醒一下一提醒後便屬
之知似微有先後而實無淺深也

管東溟曰考史傳伊尹爲有莘氏之媵臣則以鼎俎說味遇湯
之事亦非誣而孟子以耕莘受聘掃之何也曰史不遺其細節
而孟子專撮其大節也書曰莘求元聖與之戮力正在其相遇
以堯舜之道不以割烹也而蹟其初則與桓公之迎管仲三釁
三浴而尊爲仲父一間耳蓋上古至人儘有起自微賤不斷其
光以修雖忍能忍之行者不獨一尹也尹特遇湯而顯耳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註疏曰癰疽瘍醫者瘠姓環名君所近狎人也好事好毀人德行者爲之辭爾顏讎由衛賢大夫彌子瑕也進以禮有辭遜之心退以義有羞惡之心按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遂適鄭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是貞子爲陳國之卿陳侯周乃湣公近臣當爲遠方來賢者爲主遠臣自遠而至當主於在朝之臣賢者

測

商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為人養牛以是而要秦穆公之相垂棘美玉所出地名屈產地良馬所生乘四馬也鄉黨自好邑里自鬻好名者也孫疏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假晉道宮之奇以其族行晉滅虢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

測商

管東溟曰百里奚五羊之皮食牛之事史載其少時流落不偶其妻無以自給乃西入秦為媵婦與奚相失奚歸事虞公晉滅虞虜奚以歸會晉穆姬嫁秦將以為媵奚恥之亡秦走宛為楚鄙人所執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詭稱奚為媵臣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遂與之時奚年已七十餘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大悅遂相之其中又有可疑者據其妻有扊扅之歌則五羊皮似辯婦初別適秦時事而據莊書又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則食牛似在羖皮贖歸之後與前所紀一釋其囚而遂相之之語不合未知孰核然而五羊食牛之非盡誣也明矣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

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朱註曰横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鄙狹陋也敦厚也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朱註曰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朱註曰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子集三聖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小成而為一大成也金鐘屬聲宣也玉磬也振收也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八音金石為

重故爲衆音之綱紀於其未作先擊鎛鐘以宣其聲俟其旣闋然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從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孔子巧力俱全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

此因論聖歸於智先從聖說起故歷舉群聖以發明其旨若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或指其事或述其語或推其意總不外事使進退上分別各各臚列一番孟子乃自已斷他說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這都是工力造到極處的聖人了但聖有不同有聖之清聖之任聖之和聖之時旣同是聖人怎麼又不同這有個所以然的緣故又將孔子來發明孔子合清任和而時出之兼集三子之長謂之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鐘以聲揚之玉磬以振止之金聲也者始條理玉振之也者終條理條理是樂裡

面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並奏有個節次脉絡獨舉金玉二音專要以出個始終兩字來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智是見地有見地方可開先聖是造詣有造詣方能結局又將始終字比量個智聖出來三子不是偏於一音亦皆八音全具但樂有九成他只得一成而孔子則所謂簫韶九成者借樂來譬只狀得智始聖終而始之能貫乎終樂裡還狀不盡又比之於射智譬那審的之巧聖譬那發矢之力射的把子立於百步外由此而射於百步之外其至到那把子上是爾之力其中那紅心非爾之力到此方見得智不但關聖之始而併要聖之終則聖躋於智隱然見于言外孔子是巧力俱到見得紅心的

確所射便恰中紅心三子非不有巧只是見那紅心畧偏所謂邊見者射去亦只中得紅心偏處若孟子地位何如三子既不同道孔子又願學未能乃巧力俱有已望見紅心所在其射尚將到未到者蓋學者見地功力不可偏廢有了見地而功力尚缺未免落於虛見有了功力而見地不到未免落於冥行後之儒者有見地功力都不能兼全所以學術遂分兩途求其直接孔孟之嫡派而庶幾兩全者惟周元公王文成兩大儒而已孟子此言真發千古所未發而後之諸儒舉不能出其範圍者也

（商）許光宸問集大成以後看來只是一意孟子要說聖繫于智故借樂以明之總宜重智一邊答曰既總是聖繫於智只一語

便了。謂何又有這許多說話。大畧孟子的書。都以文章妙宕。尺水層波。正不要一口吸盡。如金聲玉振句。若照尋常說。聲之於先。振之於後。把先後字眼早出。下面始終二字。便成贅語。何須再說。此正要借金聲玉振。剔出始終。又借始終。剔出聖智。如新篁之筍。層層剝出。下又譬到射上。纔顯出其中非爾力。到底還不一口說個中縣於巧。你倒首先便要說個聖縣於智。○陳問臣問三子已是聖人。想大段俱已見到。只未恰好耳。謂何指為邊見。答曰。既說未恰好。怎麼又不是邊見。曰果爾則楊墨亦不過是邊見。難道也算得聖人。曰楊墨乃釋道中之邊見。當三氏未與他特具。傀力。自創一種學問。亦非常流。但三子乃儒宗正

派，觀孔甘遜一籌。楊墨欲與儒教鼎立。觀孔幾成敵國。孟子尊崇孔子，故於此或收或擯，正統一聖真之意也。○江之璧問巧雖在力先。必須精力以發矢。力雖在巧後。亦須精巧以破的。聖智雖貼始終。似不得兩截分開。答曰。是但始終處且分說。後方合說。乃是開闢步驟之法耳。○楊以任開智分四德。不過一端。此何以獨重智。答曰。兼言四德。止是一端。單言智則為覺性。四端皆得之方處。非此則同於木石。所以陽明先生獨提良知為宗。蓋聖猶造詣之程級。可過而不留。而智乃妙明之本體。直歷窮劫而不壞。曰智既是本體。則人人可能。何以孔子與三子及孟子各各有異。曰智原有解有證。若論解。即是大學內所謂知

止。雖見到了，還有定靜安慮許多參提工夫。若論證乃知緣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已直到那本性光明田地，始條理之智。止屬於解。故謂之見地。巧中之智。已屬於證，不復可以見地言矣。孔子解證俱到恰好。三子解證俱稍偏。孟子解到而證未盡到，所以若是其異。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畧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趙註曰班列也朱註曰此班爵之制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

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趙註曰視比也獲得也朱註曰此班祿之制孫疏曰王制所與孟子不合者孟子所言則周制而王制所言則

夏商之制也。

周封建止可行於三代後世若行必大亂之道其詳已發明梁襄王章內孟子亦止因問答之非謂其制之當復也

直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趙註曰兄弟謂兄弟有富貴者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

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趙註曰亥唐晉賢人平公嘗往造之亥唐言入乃入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趙註曰尚上也舜上見堯堯館之貳室堯亦就享舜之所設更迭爲賓主禮謂妻父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故謂舜甥

謝

商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

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朱註曰際接也謂以禮儀相交接也卻不受而還之也交以道如餽贐聞戒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

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朱註曰禦止也止人而奪其貨也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譈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趙註曰殷受夏周受殷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烈明法也獵較者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也。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趙註曰孔子仕於衰世不可卒改先為簿書以正其祭祀之器即其舊禮取備於國中不以四方珍食供其所簿正之器朱註以兆猶卜兆事之端也小試行道之端使知果可行也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孝公是出公輒也。

測因交際而帶說孔子之仕這段段都是隨問隨答說去不必過為穿鑿。交際乃取與之介，士人名節所關，不可不慎，故萬章問交際何心。這是恭也，以幣帛將其敬心耳。然卻之至再，就以為不恭何故。以尊者之賜，而揣量他義不義，有個逆料他的意思，就以為不恭、弗卻也。雖以心卻而托他詞，非受若見為可然其交也以道，餽之有名，其接也以禮，將之有敬，斯孔子受之矣。這三句是通章要領，乃交際不易之理。又將來譬之禦人之盜若見為不當受，然這是不待教而誅的，今之諸侯是教之不改而後誅的，必充那取非其有之類，到義之極盡處，方可謂盜，不是一律可論得的，因而比孔子之仕，與魯人同獵較，獵較是田

獵而較奪禽獸之多寡這等惡俗猶可而況受交道接禮之賜乎此處交際已是說完了又因說孔子之仕下面只發明其仕原是事道事道謂何獵較孔子那有個方法先將簿書正其祭器不以四方之食本地所無的來供簿正獵較自然不必了是這等委曲為何不去只為要露出可仕的端倪來端倪處已足見平易近人可以行其道矣而又不行方纔去是以未嘗終三年淹留也孔子有見行際可公養三樣的仕見之季桓子衞靈公衞孝公為仕委曲只為着事道然則交際委曲亦為着事道而何必過為已甚哉

商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抱註曰抱關監門之職也柝行夜所擊木也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乘田苑囿之吏主芻牧者也茁生長貌詩彼茁者葭

〔訓〕孟子因當時爲仕的都不去盡職只孜孜爲利特借爲貧之仕宦到立朝不行道的見各有當盡之職不宜有曠說仕原非爲貧專爲行道有時乎爲貧或親老祿養加娶妻之代執釜當者乃一時之偶然耳既爲貧便爲道之位不當居辭了尊居卑

辭了官居貧所宜只抱關擊柝即此亦有職業孔子嘗爲委吏則曰會計當嘗爲乘田則曰牛羊茁壯長隨地皆求盡其職蓋位卑而言高反有出位之罪只須在本職去盡若立乎人之本朝原是該行道的而道不行未免苟祿反不如爲貧之盡職恥也者爲抱愧于素餐耳總以發仕非爲貧之意

〔問〕余必速問位卑誠不宜有言然古有大臣不言小臣言之安得畏罪致令舉朝箝口答曰位卑言高之罪止別出爲貧之易盡職乃正見爲道之當盡言若大臣不言小臣言之要須事關宗社安危舉朝結舌只得張膽一言若狀同燭亂進則把持當事退亦遥執朝權則安知仁義之不爲桀跖嚆矢也位卑言高

之非歟亦定國是之不刊者乎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朱註曰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周救也視其乏可䘏之無常數待民之禮也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待臣之禮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曰

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趙註曰於卒者末後復來時也摽麾也不悅以不順其但數與之食物若養犬馬畜伋也使令者將者行也繼粟將者賓送也僕僕煩猥貌

訓

商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註疏曰在

謂都邑也。莽亦草也。傳質執其物以見君。士執雉。所以爲贄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朱註曰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曰敢問招虞人

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朱注曰皮冠田獵之冠也。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爲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視視以爲法也。

訓

尚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

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朱註曰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也

〔測〕論友有鄉國天下廣狹之異者皆因自己爲賢地謂堪爲一鄉之善士方纔友得一鄉之善士國與天下皆然蓋人的造詣各各有個心得若情量懸隔不但不肖人不能曉得賢人的心事就是賢人也不能曉得大賢的心事大賢也不能曉得聖人的心事惟是地位彷彿然後肝膽可以相照學問可以相漸方纔彼此做得個朋友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乃是他造詣愈高看得天下之善又狹小了故進而求之古人誦詩讀書尚論原

不可廢但糟粕中未必能知其人是以要究論其世真若設身處地親見其行事者然這纔是尚友乎古人也這個尚友就在友天下之善士未足上看出必有這些心量方承受得這些交益要取友者先選賢之已

（問）孫洪俊問聖人要人取善見善便當取謂何劃定鄉國天下答曰此不可相强若情量不到雖日與其人盤桓何益只此論心同一切形勝勢隔皆所不論如我地位到不得這裡即鄉國天下親而相失如我地位已到這裡即上下千古亦可神交曰如此則學問不相及者俱無取善之路矣曰此另有道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

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

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

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

聽則去

[illegible]問講一卷終